

明宣德官窑 蟋蟀罐

刘新园 著

木会朽，石会崩，
人会亡。而瓷，
历经岁月的淘洗，
却依然故我地折射出
分娩它的时代的光辉。



明宣德官窑
蟋蟀罐

刘新园
著



Copyright © 201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明宣德官窑蟋蟀罐 / 刘新园著. — 修订本. — 北京:
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9.6

ISBN 978-7-108-06358-8

I. ①明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官窑—瓷器(考古)—研究—中国—明代
IV. ①K876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45306 号

责任编辑 唐明星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校对 常高峰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
201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 毫米 × 965 毫米 1/16 印张 13

字 数 50 千字 图 196 幅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8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目 录

- 一 宣德帝与“促织之戏” / 001
- 二 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 / 004
- 三 文献中的宣德官窑蟋蟀罐 / 008
- 四 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的宣德蟋蟀罐 / 013
- 五 明御器厂故址出土瓷器和蟋蟀罐的分期 / 026
- 六 宣德官窑蟋蟀罐的造型与年款 / 035
- 七 宣德官窑蟋蟀罐上的青花纹饰 / 051
- 八 宣德官窑蟋蟀罐“斗盆”“养盆”之辨 / 076
- 九 清宫藏瓷中为何不见宣德蟋蟀罐 / 084
- 十 小结 / 90

跋 一本书、一个学者、一种研究

——刘新园及其新著 尚 刚 / 092

附一 宣德官窑蟋蟀罐图例 / 102

图一 景德镇出土宣德官窑蟋蟀罐全貌

图二 青花行龙纹蟋蟀罐

- 图三 青花螭龙纹蟋蟀罐
- 图四 青花云龙纹蟋蟀罐
- 图五 青花鹰犬纹蟋蟀罐
- 图六 青花天马纹蟋蟀罐
- 图七 青花海兽纹蟋蟀罐
- 图八 青花莲池珍禽纹虫罐
- 图九 青花白鹭黄鹂纹蟋蟀罐
- 图十 青花汀洲白鹭纹蟋蟀罐
- 图十一 青花汀洲竹鸡纹蟋蟀罐
- 图十二 青花汀洲竹鸡纹蟋蟀罐（无款）
- 图十三 青花汀洲鸳鸯纹蟋蟀罐
- 图十四 青花凤凰云纹蟋蟀罐
- 图十五 青花凤穿花纹蟋蟀罐
- 图十六 青花樱桃小鸟纹蟋蟀罐
- 图十七 青花樱桃小鸟纹蟋蟀罐（无款）
- 图十八 青花牡丹纹蟋蟀罐
- 图十九 青花松竹梅蟋蟀罐
- 图二十 青花松竹梅蟋蟀罐（无款）
- 图二十一 青花瓜蒂绵连纹蟋蟀罐
- 图二十二 青花瓜蒂绵连纹蟋蟀罐（无款）
- 图二十三 青釉蟋蟀罐
- 附图 各式过笼（2014年出土）
- （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提供并测量）

一 宣德帝与“促织之戏”

明宣德帝——朱瞻基，从洪熙元年（1425）六月继皇帝位，至宣德十年（1435）元月病逝，年仅三十六岁（图一）。明王朝有国二百七十六年，宣德一代仅有九年零七个月，就整个明王朝来说，它有如短暂的一瞬，然而这却是明代最辉煌的一瞬。明史学家把这一瞬，比作西汉时代的所谓“文景之治”¹——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太平盛世。清初以谨严著称的学者，也给这一瞬以“纲纪修明，仓庾充羨，闾阎乐业，岁不能灾”的评价²。
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宣德帝不仅在军政方面有卓越的才干，而且还有许多雅好，比如“留神词翰”“尤工绘事”³“好促织之戏”⁴等。对宣德帝的前两种爱好，人们深信不疑，因为有一定数量的墨迹流传至今；而对后一种嗜好，则有不同看法，因为宣宗好蟋蟀的记载，大都出自晚明时代的野史笔记，且无实物证据。所以清初著名诗人王渔洋在阅读文学名著——《聊斋志异》中《促织》（一篇描写

1 （清）谈迁，《国榷》“宣宗·宣德十年”引明人何乔远的评论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8年版，第1483页。

2 （清）张廷玉等，《明史》卷九《宣宗本纪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4年点校本，第125页。

3 （清）徐沁，《明画录》卷一，于安澜编：《画史丛书》第3册，上海：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1963年版。

4 （清）蒲松龄，《聊斋志异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8年版，第489页。



图一 明宣宗朱瞻基画像，明，佚名，纵 210 厘米、横 171.8 厘米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因宣德宫中尚蟋蟀，一平民几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的故事）一文后，便很有感慨地说：

宣德治世，宣宗令主，其台阁大臣，又有三杨（荣、溥、士奇）、蹇（义）、夏（元吉）诸老先生也，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？惜哉！抑传闻失实耶？¹

王氏在这里除对宣德间岁贡蟋蟀的史实表示怀疑外，他的“宣宗令主”、台阁贤良之类的议论，似乎还意味着：宣德帝不会或者说没有可能对微不足道的小虫——蟋蟀产生兴趣。

至于宣德朝是否有“岁贡蟋蟀”的命令，本文可以暂不讨论；而对宣德帝是否有蟋蟀之好，则应给予注意。因为历史不会被抹得无影无踪，假如皇帝真有此好，必然会在遗物方面留下蛛丝马迹。

1 （清）蒲松龄，《聊斋志异》，第489—490页。

二 有关蟋蟀的文献记载



蟋蟀，属昆虫纲、直翅目、蟋蟀总科。本文所叙述的蟋蟀，属“斗蟋”（学名 *Gryllus chinensis*，图二）¹。该虫在西汉时别称“蛩”，晋人以其鸣声如织，又称“促织”，明清时叫“蛐蛐”，据说是蟋蟀鸣叫的声音相转而成²。

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——《诗经》一书中，就有蟋蟀的习性与季候冷暖相关的描述³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一幅宋画，就以《诗经·七月》为根据，把时间上有先后之分的事物，并列地摆在一个狭长的手卷上（图三），让人们在同一时空看到该虫“七月在野，八月在宇，九月在户，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”的情景⁴。

蟋蟀（我国习惯称雄虫为蟋蟀，雌虫为三尾）在求爱时发出的鸣叫，婉转而又深情。6世纪齐梁时代的高僧——道贲，就把它比作大自然的箫管⁵；唐代天宝年间（742—755）的宫女，还把它装进金丝笼放在枕头边，于夜深人静时尽情地

1 关良、之骏编著，《蟋蟀新谱》，上海：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，1987年版，第5页。

2 （清）郝懿行，《尔雅义疏》下三《释虫》，清同治九年（1870）刻本，第9页。

3 （清）陈奂，《诗毛氏传疏》卷十《唐·蟋蟀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，1934年排印本，第10页。同书卷十五《七月》，第76页。

4 [美]方闻，《超越的描绘》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，1992年英文版，第222—223页。

5 （唐）释道宣，《续高僧传》第六“释道超”条，日本大正新修《大藏经》第50册，第472页。



图二 斗蟋

欣赏它那如泣如诉的鸣奏¹。它好斗的性格似乎在宋代才被人发现。从此，其“音乐家”的命运便宣告结束，而只能以“职业斗士”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了。当时的蟋蟀饲养者就像斗鸡、斗狗或者赛马者一样，他们利用两只可怜的小虫在相聚时一决生死的撕咬，来取乐、营利，并进而设赌。南宋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都城临安（今杭州）之蟋蟀市场时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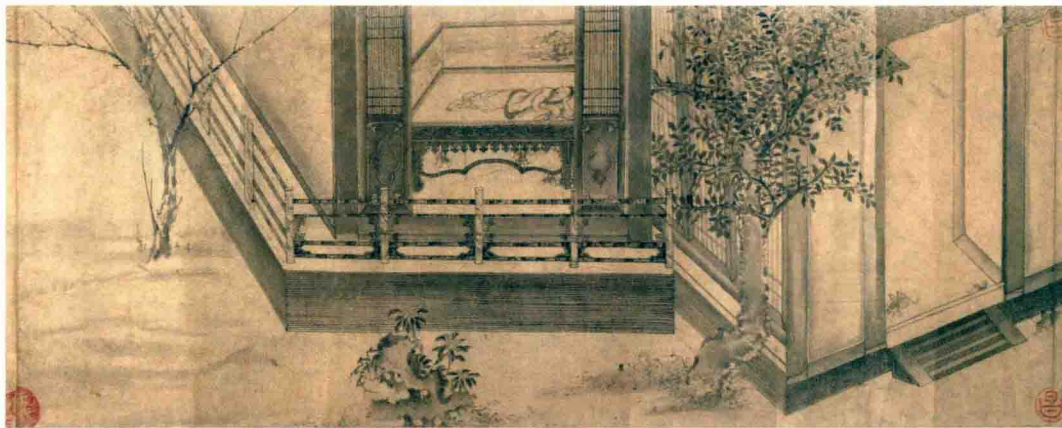
（蟋蟀盛出时）乡民争捉入城货卖，斗赢三两个，便望卖一两贯钱。

茗（若）生得大，更会斗，便有一两银卖。每日如此。九月尽，天寒方休。²

养虫、斗虫不仅在宋代市井流行，而且还影响到当时的官僚贵族，如《宋史》记载：当蒙古重兵围困襄阳，南宋王朝行将灭亡的前夜，醉生梦死的丞相贾似道

1 （唐）王仁裕，《开元天宝遗事》，陶宗仪等编：《说郛三种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年版，第2382页。

2 （宋）西湖老人，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，明《永乐大典》本，台北：文海出版社，1981年版，第29页。



图三 《诗经·七月》诗意图，宋，佚名，纵 29.7 厘米、横 137.1 厘米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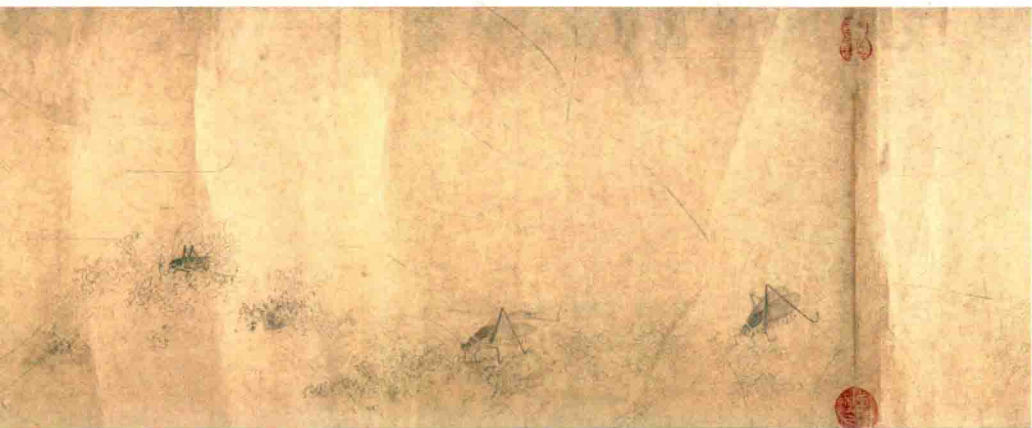
还在“与群妾踞地斗蟋蟀”¹。宋以后也和宋代情况约略相似，如明人陆粲在《庚巳篇》中，记载着一虫迷在他的“英勇善战”的蟋蟀死掉之后，竟然会像虔诚的佛教徒对待释迦舍利那样，“以银做棺葬之”²。清光绪年间(1875—1908)拙园老人《虫鱼雅集》中还说到北京的某玩家，为了纪念“打遍京城无敌手”的蟋蟀——“蜈蚣紫”，在自家的花园中建立了“虫王庙”，像祭奠祖先那样地祭奠蟋蟀³。

从有关文献来看，中国约在 3000 年前就有关于蟋蟀生态方面的描写，8 世纪为了欣赏其悦耳的鸣叫而开始饲养，12—13 世纪出现斗虫之风。明宣德年间(1426—1435)离宋代不足两个世纪，宫中尚促织之戏，当然不足为怪；但问题是宣德帝本人是否有此爱好，如果有，这位帝王必然会留下相当精美的虫罐（蟋

1 (元)脱脱等，《宋史》卷四百七十四《奸臣四·贾似道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77 年点校本，第 13784 页。

2 (明)陆粲，《庚巳篇》，《说郛续》卷十四，陶宗仪等编：《说郛三种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8 年版，第 688 页。

3 (清)拙园老人，《虫鱼雅集》卷一，清光绪甲辰(1904)排印本，第 3 页。



蟀罐)。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，斗虫家十分讲究养虫的盆罐，如《西湖老人繁胜录》记南宋临安的斗虫者就拥有所谓“银丝为笼……黑退光（漆）笼……”之类，明人刘侗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中记当时北京人竟把蟋蟀罐称作“将军府”¹。笔者认为，如果宣德帝果有此好，也不例外。

¹ （明）刘侗、于奕正，《帝京景物略》卷六《胡家村》录歙县闵景《观斗蟋蟀歌》，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125页。

三 文献中的宣德官窑蟋蟀罐

关于宣德官窑以及宣德年间其他地点烧造的蟋蟀罐，明、清笔记有下列记载。

1.（明）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说：

今宣窑蟋蟀罐甚珍重，其价不减宣和盆也。¹

2.（明）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一“陆墓促织盆”条谓：

宣德时苏州造促织盆，出陆墓邹、莫二家。曾见雕镂人物，妆采极工巧。²

3. 近人徐珂辑《清稗类钞·鉴赏类四》“王丹思藏宣窑蟋蟀盆”条说：

（宣德）官中贮养蟋蟀之具，精细绝伦，故后人得宣窑蟋蟀盆者，视若奇珍。

1 （明）沈德符，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十四“技艺·斗物”条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9年版，第625页。

2 （明）李诩，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卷一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2年版，第9页。



图四 “大明宣德制”蟋蟀罐，
李石孙《蟋蟀谱》刊

又说，王丹思购得的宣德钹金蟋蟀罐，为清初诗人吴伟业的旧藏，王曾作长歌纪事谓：

星移物换秋复秋，长闻唧唧虫吟愁。

金花暗淡盆流落，流落人间同瓦瓿。¹

上列文献1与3所述，为景德镇官窑瓷盆，所谓“金花暗淡”“同瓦瓿”者，当指宣德官窑的“贴金”或者“描金瓷器”，而不是其他材质的器皿，否则诗人就不会以瓦瓿相比了。文献2为苏州所烧的陶盆，则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。遗憾的是，吴伟业与王丹思的旧藏未能流传下来，使我们无缘一见庐山真面目。

关于宣德官窑虫罐，除前述史料之外，近人还有以下记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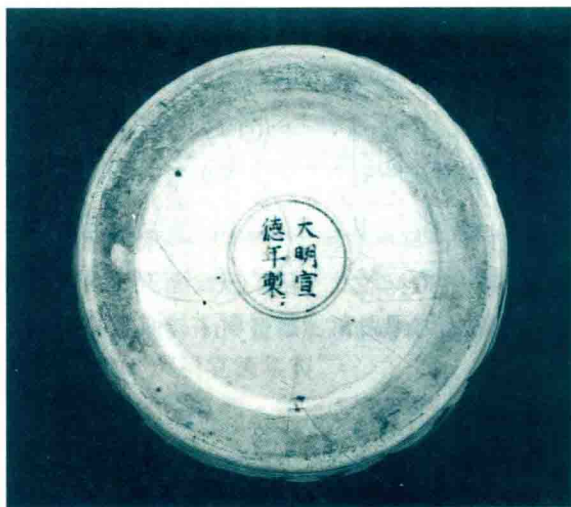
1. 1931年李石孙《蟋蟀谱》卷一“盆考”条，绘有“大明宣德罐”线图一帧（图四），罐作筒形，盖面与罐身绘有四爪龙纹²。

1 徐珂，《清稗类钞》，引自《清稗类钞选：著述·鉴赏》，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4年版，第366页。

2 李石孙，《蟋蟀谱》卷一《盆考》插图七，民国二十年石印本，第9页。



图五 A 青花牡丹纹蟋蟀罐，明宣德，苏州文物商店藏，耿宝昌
《明清瓷器鉴定》1993 年刊



图五 B 青花牡丹纹蟋蟀罐底款



图六 黄地青花瓜叶纹蟋蟀罐，明宣德，直径 13.5 厘米，苏富比拍卖行《中国艺术品目录》1989 年刊



图七 青花怪兽纹蟋蟀罐，明宣德，日本户栗美术馆藏

2. 耿宝昌《明清瓷器鉴定》第三章，刊出一青花罐，缺盖，外壁绘牡丹，罐底有“大明宣德年制”六字楷书双圈款（图五 A、图五 B）¹。

3. 苏富比（Sotheby's）拍卖行 1989 年 11 月在香港出版的一本《中国艺术品目录》，第 45 页刊出一黄地青花瓜叶纹虫罐（图六），罐盖正中有金属小钮，纹饰与常见宣德器一致，但无款²。

4. 日本户栗美术馆藏有一虫罐，底、盖均有六字楷书双圈款，罐身绘青花怪兽纹（图七），其造型与耿书中所录一致³。

细察以上图照，笔者以为：资料 1 所示线图盖罐上所绘龙纹，形象臃肿，毛发平披，为清代龙形，而不作竖发式，没有明代龙纹的特征，很可能是晚清的一件冒名伪器。资料 2—4 所述的花纹与景德镇近年来出土的永乐、宣德青花瓷器上的同类花纹相似，青料的色泽深沉、凝重，也与永宣时代所用“进口青料”相同，因而笔者以为年代可靠。

纵观以上史料，宣德官窑虫罐曾以其精美著称，在晚明就已和宋代宣和窑遗物的价格相当了。然而传世品异常稀少，如果加上李石孙刊出的一张线图，现存有记载的虫罐不过四件而已。但这四件虫罐上的花纹，都不是皇帝的专用纹饰，充其量只能说明宣德官中曾养过蟋蟀，宣德帝是否真有蟋蟀之好，却还有待新的资料来证实。

1 耿宝昌，《明清瓷器鉴定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1993 年版，第 50 页。

2 见苏富比公司《中国艺术品目录》，1989 年版，第 45 页。

3 [日]户栗美术馆编，《中国陶瓷名品图录》，东京：绿箱社，1988 年日文版，第 87 页。